



冬至(水彩)

林绍灵

与书周旋

静夜思

◎孙文辉

刚来浒山工作那些年，三北大街还有点冷清，车不多，人也不多，两旁新栽的香樟树好像刚过门的小媳妇，终日里对着自己细细瘦瘦的身影，不言不语。日落时分，我沾着淡淡的倦意步行回家，从东街一直到西街。这段路不算太远，但一个人走，难免生出绵延无尽之感。幸好，邻近青少年宫处，有一家唤作“白天鹅”的书店，上下两层，犹似沙漠里的一泓月牙泉，倒也足够我中道小憩了。

店内图书委实不少，但粗粗看去，亦不过各级教辅资料 and 五花八门的成功学养生经之类而已，不免让人触然失望。然而，倘使你足够细心的话，偶尔也能从密密麻麻的习题堆里，翻出一部卡尔维诺的《通向蜘蛛巢的小径》来，或者在挨挨挤挤的戴尔·卡内基作品的缝隙抽出一本佩索阿的《惶然录》。那种感觉，不啻于千人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听见你所要听见的声音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似乎依然能够触摸到当时怦怦的心跳，在窗隙透进来的余晖里跃动不止。晋人陆机有赋云“石韞玉而山辉，水怀珠而川媚”，一个书店何尝不然呢？

有时顺道去四宝斋访友，我总会忍不住先逛逛左近的“六角”书肆。这是一爿专售旧书的小店，颇有些年头了，起初开在弄堂口，没两年便搬至弄堂中央，后来只能在弄堂尾部找到那块灰扑扑的店牌了。这不禁让我想起约翰·高尔斯华绥笔下的“格拉斯兄弟”制靴铺，只因店主人固守自己的制靴手艺而逐渐缩减门面，终而至于黯然消亡。但不管怎样，六角书肆终归没有倒，那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淘书客也没有迷路，他们总能嗅着旧书的霉香味，找到书肆老板那张线装书般的脸。老板操一口浓重的苏北腔，却极少说话，顾客也极少问话，在安卧着古往今来无数精魂的书柜间，仿佛任何话语都是聒噪。有时朋友催得急，我只得草草割却淘书之乐，轻轻地问一句：“老板，可有顾随的《驼庵诗话》？”老板略略转动一下眼珠子，迅即从墙角一堆尚未归类的旧书里，抽出一本灰白封面的诗话来，并幽幽地添上一句：“前些天也有人问起过这书。”刹那间，一股暖意涌上心头，原来在这小小的县城，我并非踽踽独行者。

现在算来，卧室内将近一半的书籍，都是在这条略显寥落却又不乏惊喜的回家路上买下的。待三北大街渐渐热闹起来，网上购书也流行开来了。我在当当网上试探性地下了第一单，不想没几天书就到了，自此网购爱书便一发而不可收。方丈之室内，参差不齐的书册如藤草般蔓延开来，窗沿、柜上、案头、枕边、床角、墙隅乃至电视柜的旮旯缝里，到处都是。妻子时常调侃：“往后造房子，不愁没砖头了！”的确，这些死心塌地随我而来的书籍需要一个新的去处。几经周折，我终于在离家不远的一幢公寓楼里，收拾出了一间足有五十平方米的书房。这样，《史记会注考证》便可齐崭崭地排成一行，在书脊上合成书题的字样了；《鲁迅全集》和《卡夫卡全集》也有了与它们的文学史地位相匹配的空间了；三联书店、广西师大出版社所出的书，居然垒出了一面等身的墙。女儿说，爸爸终于能够从从容容地与书周旋了。

此后的日子变得越发单纯，不是在十九层楼上的书房，便是在去书房的路上。窗外的市街越来越喧嚣，而我的书房却越来越安静。没有电视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电话，甚至唯一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手机也长期处于静音状态。我从各式各样的“朋友圈”里退了出来，悄无声息地躲进了伏藏于闹市的“书壳”内，背靠着俗世的繁华，独自品味着纸页世界的寂寥与深邃。在柔淡的日光里，我不断地将一本本厚厚的书读薄，又将一本本薄薄的书读厚，循环往复，乐而不疲。正如孔夫子所言：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或许，唯有在与高高低低的书册的周旋中，光阴那潺潺的流淌声才不至于太惊心动魄。

船、船篷和篷匠

岁月掠影

◎叶龙虎

一叶扁舟，天水茫茫。古人常说“舟马劳顿”，可见船在古代交通中的重要地位，尤其在江南水乡，那是船的世界。

那时候，每一条船都配盖几张竹编的船篷，用来遮阳避雨。小船的后艄，大船的中、后艄，是一定要配盖船篷的。配盖了船篷的船舱里设有睡铺，后艄的甲板上还置有炉灶，随时可以烧茶热菜做饭，这是当年船民一家几口的船上生活。有需求就会有行业。篷匠从篾匠（或称竹匠、篾匠）的行业中细分出来，专门从事船篷的制作。于是，凡是沿水的集镇都有了篷匠店。世居丈亭老街、今年82岁的符家强老人告诉我，他家的隔壁就是一家篷匠店，一年到头生意兴隆，每年要雇船去车厰买毛竹。除了加工船篷，还捎带做一些竹椅、梯子来卖。

据从小做篷匠、今年79岁的陈荣炎老人介绍，一条船的船篷数量，要根据船的长度而定，小船独张，一般三五张，大的“百官船”要八九张，船篷的大小是一船一定，制作前要上船量尺寸，使之与船匹配。制作流程与篾匠的竹制家具、农具差不多，锯竹、劈篾、削竹片、劈竹筋是必做的功课。与日常竹器不同的是，船篷是三层组合。普通货船的船篷制作还算简便，外层用篾青紧编，中间夹以竹箬，里层用篾白疏编，不用涂桐油，一年修补，两年更新。客船就不一样，它一般有两种情形，有用于经营挣钱的，也有有钱人自置的家庭用船，好比如今的家庭轿车。客船的船篷比较豪华，制作也复杂了，里、外层都用篾青，为了便于上油、上漆还要“刮青”。里层一般用“回”纹编织，考究的还要编梅兰竹菊、龙凤呈祥等图案。编成后，里层涂清漆，外层涂桐油，用来防水防腐。外层涂桐油也有讲究，涂清桐油的称作“白篷”；涂烟煤拌成的桐油称作“乌篷”。成品的船篷拗成半圆形，

固定在两边的船舷，这样，船就成了儿歌中的“篷篷船”了。

大一点的客船多是白篷船，船舱里置有桌椅。旧时，只要是气候宜人的季节，三五文人会结伴雇一条船，不分昼夜，在船上饮酒娱乐，一边欣赏沿途风光，一边吟诗作画。当年的朱自清和俞平伯，共游十里秦淮就是这样的情景。小船多是乌篷船。鲁迅在《社戏》中写道：“这时船走得更快，不多时，在台上显出人物来，红红绿绿的动，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。”说的就是乌篷船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船，特别是乌篷船，是绍兴地域文化的一个“符号”。其实，船是当时的江南水乡随处可见的一道风景。它是水乡的精灵，不仅仅国内的水乡有，国外的水乡也有。笔者坐过威尼斯的尖头船，也坐过剑桥康河中的平底船。康河的船尤其像家乡的乌篷船，只是少了乌篷而已，人坐在船底的席子上，一只手搁在船舷，时不时伸出手去拍打清澈的水面，领略当年徐志摩在康河柔波里的那种意境。

航船是客船中的一种，是当年水上的主要交通工具。左右两舷置两条长板凳，坐满了客人，慢吞吞地在水上移动着，时光随着流水慢慢流过。坐航船的人是急不得的。我当兵时，常常坐航船从连队去营部办事，途中总会遇到说书的艺人，紧张的情节牵动着乘客的心，随着故事接近尾声，目的地也不知不觉到了。

据说最早的航船是人工摇橹作为动力的，或独橹，快船上甚至有两橹或三橹，岸上拉纤，船上升帆，船舱上也盖以竹编的船篷。后来，人工摇橹慢慢被机器替代了，货船上除了船家生活舱用竹篷，甲板上的货物上都用篷布盖了。再后来，船更大了，船篷干脆改成了“硬壳”的木板房的模样，两边还设有观景的玻璃窗。这时候，竹编的船篷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，篷匠这个曾经火红的行业，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了。

成功当是多元的

有所思

◎李建军

读小学时，尚有农忙节，每年都要去田头帮父母干活，往往一日下来，一身臭汗，浑身发痒，临休息时，妈妈笑着问我：“长大后要当农民还是当居民？”

“农民怎么样？居民怎么样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农民，就像现在一样辛苦；居民，每天坐在办公室，空调吹吹茶喝喝，多少惬意。”

在父母眼中，进城坐在办公室里工作，就是成功。而想要获得这样的成功，先要好好读书，考个好高中，然后进个好大学，才能实现坐办公室的待遇。

这就是我父母眼中的成功。

前一段时间看报道，说是某地的五十多个父母带孩子去看豪华别墅，借此来激发孩子的成功欲。这些家长在带孩子们参观的过程中，都会大致地告诉孩子：财富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，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，只有从小努力学习，树立理想，渴望成功，长大了才有机会成为富贵一族，有能力购买度假别墅。这就是现在父母眼中的成功。

前几日，几个老师坐在一起吃饭，聊起龙应台的文章，彼此都佩服龙应台的文章和教育理念，特别是“人生三书”——《目送》、《亲爱的安德烈》、《孩子，你慢慢来》。谈兴正浓时，一位科学老师发问：“我想问一下，龙应台这么有名气，她的孩子有什么成就吗？”我与交谈的老师相对无言，确实龙应台书中根

本没有提及她儿子得过什么奖，也没有写她儿子品格方面有什么超过常人之处。于是我们谁也没有回答。然而细想之下我发现，大多数老师眼里所认为的成功的教育，当是古人常说的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吧。

这当是教育者眼中的成功。

我的父母都是单纯的农民，他们不希望我重复他们的辛苦，于是指引我走向城市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当我身在城市时，内心却迷惘不知归路。带孩子去看别墅的父母，看到现在孩子的安逸，生活没有目标，所以希望孩子们能有奋斗的目标，努力学习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孩子还太小，这样只能刺激他们心中的物欲。教育工作者希望自己的学生出类拔萃，成为社会的精英，得到社会的肯定，这样自己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，但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只关心孩子飞得远不远，却没想过他们飞得累不累，不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否快乐。

回到龙应台的“人生三书”，我们会发现，书中虽然没有展现孩子的成就，但是孩子的生活却是充实的，他的精神是独立而自由的，他做着他那个年纪喜爱做的事，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想法，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付出努力，这样的孩子也是成功的。

所以，孩子的成功当是多元的。父母、老师没有必要强行要求孩子往一条路上走。迫切需要做的，是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，在此基础上让他们去实现各种成功。这样是不是更有意义呢？